

# 左鎮古生物化石的發現

文／楊文喬（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研究生） 圖片提供／左鎮化石園區

2019年5月，左鎮化石園區開幕，吸引近兩萬五千人參觀。人口不到五千人的左鎮為何設置這樣一座化石館？追溯源



▲早坂一郎



▲陳春木

起，可從1931年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早坂一郎與時任菜寮保甲書記的陳春木的相遇講起。

陳春木曾在一篇手稿中提到：

早坂一郎教授到左鎮母校，向當時的校長瀨戶口調查左鎮地方曾發現化石有無？是日，校長引早坂教授同伴往菜寮溪採集……在菜寮保甲事務所休息時，我捧茶敬他，彼時向我說這個地方有豐富的化石，拜託我幫忙蒐集，這就是起初的動機。

此後，陳春木利用每日下班後的挑水時間，在溪床上尋找化石，再由瀨戶口校長送到臺北帝國大學；早坂一郎與其門生林朝榮則依據陳春木撿拾的化石發表論文。同任職臺北帝國大學的丹桂之助及時任臺南高女教諭的國分直一，到臺南採集化石時也曾請陳春木擔任嚮導。

值得一提的是，東京帝國大學的德永重康在《地質學雜誌》發表過的鱷魚化石，即是陳春木委託在東京求學的菜寮日本巡查之子伊藤朗帶往東京帝大

的。後來擔任日本地質學會會長的鹿間時夫，以及1938年轉任臺北帝國大學助教的南二中教師金子衛壽男，也

有在菜寮溪採集化石的紀錄。

戰後，左鎮的化石挖掘沉寂了一段時間，也許跟密切參與化石挖掘的日本人的離開有所關聯。我們可依此將早坂一郎初抵菜寮溪到二戰結束初期，劃分為左鎮化石史的第一個時期。

以科學史家Martin Rudwick的觀點來看，地方的化石採集者陳春木與日本的學者們共同形成了一個地質學研究的網絡。陳春木雖不懂得如何發表學術論文，但他熟知左鎮的地形及化石分布，並藉由長年撿拾化石的經歷，累積在地知識，協助前往考察的日本學者，以及在與日本學者的互動中積累與學術對話的科學知識，為地質學／考古學科學知



▲採集化石。

識做出貢獻。

戰後，陳春木的化石採集停擺好一陣子，直到1952年被聘為採集站員後，因「受吳故新榮組長的鼓勵，又喚起對化石的研究興趣」。至於化石

什麼時候才受到臺灣社會重視？陳春木認為是開始舉辦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後，才引發各校師生的興趣。許多老師帶學童來採集，發現左鎮人化石的郭德鈴一家就是約略此時加入考古行列；位於菜寮溪旁的光榮國小，校長和老師也會在課餘帶學生到菜寮溪撿拾化石，並在國小中設立化石陳列室。

在戰後化石採集網絡擴張的過程中，陳春木仍扮演重要角色。許多地方化石採集者如郭東輝、王良傑、陳濟堂都曾受過陳春木影響。但與日本統治時期不同，此時期地方化石採集者成為網絡的核心，例如日後被稱為「早坂犀牛」（為紀念早坂一郎）的挖掘過程，正可說明此時期的化石採集網絡及地方化石採集者扮演的角色。

1971年9月，潘常武到菜寮溪採集化石時，看到就讀光榮國小五年級的陳世卿拿著數枚犀牛牙齒，向他打聽發現化石的地點後，通知郭德鈴、蘇木樹、郭平松及陳春木等人。他們於12月19日回到犀牛牙齒出土處開始挖掘，因此發現了距今兩百二十萬年的完整犀牛化石，為臺灣第一次發現完整的犀牛化石，引起學術界重視。



▲早坂一郎犀牛挖掘成員。

12月23日，臺灣省立博物館館長劉衍、臺大地質學教授林朝榮、臺大人類學系教授宋文薰、省立博物館地質組金良農主任南下左鎮，由地方化石採集者們陪

同，再度考察並驗證犀牛化石的發現。他們認為尚有不少部分仍埋在地底下，有待日後挖掘。1972年7月4日再度挖掘犀牛，參與成員包括陳春木、潘常武、郭德林父子三人、林朝榮、鍾宛雲助手、金良農主任、雇工三人，以及臺大與省博聘來作指導的橫濱大學教授鹿間時夫（日本古生物學會會長）、鹿兒島大學助教授大塚裕之。最終，成功挖掘出這具約有兩百萬年歷史的完整犀牛化石。

從上述挖掘過程，可看到網絡涵蓋了地方學生、地方化石採集者，以及臺灣、日本的專家。這個犀牛化石最早由地方的小學生拾起，意外的被地方化石採集者潘常武發現，並號召更多地方化石採集者加入挖掘行列；消息傳開後，接著是臺灣學術界加入（宋文薰、林朝榮），最後則由臺灣學術界委託由日本來臺協力的日本學者加入。

然而，犀牛化石的出土並非故事終點。1971年12月23日劉衍、林朝榮、宋文薰在犀牛化石考察結束後，到採集者郭德鈴住宅參觀。宋文薰在郭德鈴收藏中發現一塊人類頭蓋骨化石，其主人即日後聲名大噪的「左鎮人」，那又是另一段重大的臺灣史前人類發現故事了。